

漢書

三九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班固 漢書九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

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

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推結師古曰推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髻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

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譯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嵩

昆明師古曰嵩即今之嵩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茆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茆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茆都

後爲沈黎郡徙音
斯作音村各反

自作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

師古曰今蔓州開州首領多
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尤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師古曰土
著謂有常

居著於土地也
著音直略反

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

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

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
而上也蹻音居略反

略巴黔中以西

師古曰黔中即今黔
州是其地本巴人也

莊蹻者楚莊王苗

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

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
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浸狹

狀如倒池
故曰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師古曰池
旁之地也

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以

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師古曰爲
其長帥也

秦時嘗破

略通五尺道

師古曰其處險
故道纔廣五尺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

師古曰西南之
徼猶北方塞也

徵音工
鈞反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荻馬麋僮旄牛以

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

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

曰番禺蒲何
反風讀曰諷

南粵食蒙蜀枸醬

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
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

其實以爲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緣木
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平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飢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師古曰道由也
由此而來

江廣

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禺音
安反禺音隅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

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舩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

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旨南粵

王黃屋左纁

師古曰言爲天子之車服

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

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舩牂柯出不意此制

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

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

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

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

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

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

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發

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犍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

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

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

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餒，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

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

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師古曰：言通西

南夷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

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

師古曰今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

及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

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

可數千

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

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

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

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

師古曰求間隙而出

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

迺留爲求道

師古曰當羌滇

名王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師古曰爲昆明所閉塞

滇王與漢

使言漢孰與我大

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

侯亦然各自以一

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

附

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

天子注意焉乃至南粵反上使馳

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

老弱

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乃與其衆反殺

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

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

斬

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

粵已滅還誅反者

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以爲

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牁侯冉

駝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雋郡荊都爲沈

黎郡并駝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

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

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

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

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

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爲之長帥西南

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

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

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

人皆反

師古曰並音伴

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

人

師古曰犇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

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

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

師古曰辟音僻

辟胡

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

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

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

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

擊反者

師古曰鉤音鉤于反町音大鼎反

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

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

間歲武都氏人反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

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頤

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

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

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爲縣師古曰俞音

踰更舉兵相攻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

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

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

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

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

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充反更音人充

反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

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

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

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

育士

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呂天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

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

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且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

農豫調穀積要害處

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調音徒釣反

選任職

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

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

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

韓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

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

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音火規反

亦宜因其

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

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

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

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

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

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至興國且同亭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

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邑君曰將軍誅亡

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

師古曰
釋解也

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

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

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

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阬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

道縱反間以誘其衆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

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

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摩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

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

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

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

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

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衛將軍護軍都

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爲侯王邯

怨恨

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

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

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

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

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

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

廉丹與庸部牧史熊

孟康曰莽改益州爲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騎

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

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

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舊蠻夷任貴亦

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

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師古曰眞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

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適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

縣也即今之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

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

師古曰負恃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

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

被佗書行南海尉事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囂死佗即移檄告

橫浦陽山湟谿關

師古曰湟音皇

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

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

師古曰令爲郡

縣之職或守或假也

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

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

師古曰

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

和輯百粵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

時有司請禁粵關_上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

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_{師古曰隔}絕器物_{與隔同}此

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_{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擊滅南海并王之

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

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_{師古曰周竈也}

{慮音盧}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下皆類此}歲

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_{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餘里迺乘

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_{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

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_{師古曰}

曰言不以威武

加於遠方也 迺爲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

師古曰親謂父母也

歲

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

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大中

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

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

棄

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

師古

曰言未得通使於越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

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

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

以故詩暴乎治

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

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

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

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

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

沙兩將軍

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

也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

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

獨利乎

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

必多殺士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

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

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

師古曰介隔也

朕不得擅變

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

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

雖然王

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

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師古曰彼此共

棄故云分

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

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

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

少薄厚之孝也褚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師古曰謂東陸越及甌駱等

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

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

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

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

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

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皇帝

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

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

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

牡母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

僻齒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

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

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

師古曰風聞聞風聲

吏相與

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

師古曰振起也

故更

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

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

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

有西甌其衆半羸

師古曰羸謂劣弱也

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

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

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

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

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

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

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

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

百桂蠹一器

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

食之也蠹音丁故反

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

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至孝景時

稱臣遣使入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

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

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

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天子多南粵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

守職約

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

爲興

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粗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粗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

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

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

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壘

李奇曰去其僭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

師古曰嫪音居虬反

生子興及

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

風諭

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

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

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

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

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

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

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

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

亦欲倚漢威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

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

得自置

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

除其故黥劓刑用

漢法諸使者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

貴爲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

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

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

衆心愈於王

師古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

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

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

等

師古曰介恃也

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

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

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

不敢發

師古曰杖音直亮反

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於常也

即趨出太

后怒欲縱嘉以矛

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憲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

弟兵就舍

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稱病不肯

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

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

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

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爲也辭

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師古曰邾音夾

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

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
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
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
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
長安虜賣以爲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
爲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
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
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
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

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

未至

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

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發兵守

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

冠

師古曰言最爲首也

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摎樂其姊爲王太

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蘄侯

晉灼曰蘄古龍字

乃赦天

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

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

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

曰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

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

懼

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舩十萬師往討之元鼎

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

師古曰湟音皇

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舩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舩下瀨將軍

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出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

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

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

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

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

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也伏波迺爲

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

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毆而入

伏波營中

師古曰歐與驢同

遲旦城中皆降伏波

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

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

為海常侯

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

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

侯

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

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

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

侯

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

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賸侯

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

功臣表賸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

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

諭告甌駱

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舩下瀨將軍兵及馳

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

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
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
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

郡

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

吳芮所謂番君者也

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

從諸侯滅秦當是

時項羽主命不王也

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

以故不佐楚

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

師古曰地名即候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

孝惠三

年舉高帝時粵功

師古曰追論其功

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

附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

世

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

師古曰招粵今

從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

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

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

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

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

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

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

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
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
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
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
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
盛強今雖勝之後更來也滅國

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

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
音初江反使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

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

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

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

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

乃

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

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

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

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

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

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

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疎

不行持兩

端陰使南粵

師古曰遣使與相和

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

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

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

師古曰聽詔命也

明年秋餘善聞

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

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

迺遂發

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

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

州侯齒將屯

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

不敢擊卻就便處

師古

曰卻退也音丘略反

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壘自立詐其民

爲妄言

師古曰妄自尊大也

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師古曰說

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師古

曰楊僕也

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爲戈舩下瀨將軍出

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

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舩軍數校尉殺長史

樓舩軍卒錢唐棟終古斬徇北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棟姓終古名

也棟音表

爲語兒侯

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節或作簿其音同

自兵未往

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

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

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服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

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

師古

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

封陽爲卯石侯

師古

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

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

爲繚嫫侯

師古曰繚音遼嫫音於耕反

福者城陽王子故爲海常

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

軍

李奇曰多軍名

漢兵至棄軍降封爲無錫侯故甌駱將

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

師古曰鄜音郭

於是天子曰

東粵陞多阻閩粵悍數反覆

師古曰悍勇也

詔軍吏皆將其

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具番朝鮮

師古曰戰

國時燕國略得此地

爲置吏築障

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

秦滅燕屬遼東

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涓水爲界

師古曰涓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推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涓水居秦

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

亡在者王之

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眞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

都王險

李奇曰地名也

會

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

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

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

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右渠

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

所誘漢亡人滋多

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

嘗入見

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

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

弗通

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

終不肯奉詔

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

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

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涓水何因刺殺之

即度

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

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

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舩將軍楊僕

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

如淳曰遼東兵多也

兵

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

師古曰於法合斬

樓舩將齊兵七

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舩軍少即出擊

樓舩樓舩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

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未能

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

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

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古

曰餽亦饋字

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

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

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

樓舩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

師古曰親幸於天子

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

驕樓舩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

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

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

曰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

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

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

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

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

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

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

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
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
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
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
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
尼谿相參將軍王唼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參三也將軍王唼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爲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唼音頰相與謀曰始欲
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唼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

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

大臣成已又反復改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

長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

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

郡封參爲瀋清侯師古曰瀋音獲陶爲秋菰侯晉灼曰功且表秋菰屬勃海師古

曰菰音千餘反峽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

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

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

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賁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

里而句踐亦以粵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秦滅諸侯唯楚尚有

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

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

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

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

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

追觀太宗填撫尉佗

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乃反

豈

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賁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第六十五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十餘

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孟康曰二關皆在燉煌西界師古曰泥塞也

西則

限以蔥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上悉生蔥故以名焉

其南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山一出于闐

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

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河也

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

息

師古曰氏音支

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西

域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

有城郭田

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

者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

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

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

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

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師古曰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音鈴初置酒泉郡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煌音徒門反

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

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

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

以

給使外國者

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

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

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

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

分以

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

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

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

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

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

吉置矣

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

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

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

反韃音
居言反

披莎車之地

師古曰
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

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師古曰
督視也

動靜有變以聞可安

輯安輯之可擊擊之

師古曰輯
與集同

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

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戍

已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

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

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

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

翔實矣

師古曰翔與詳
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姑羌

孟康

曰媯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

媯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

去陽

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

孔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

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

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隨畜逐

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

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

山有鐵

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俾又音陞

西北

至鄯善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

師古曰扞音一胡反

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

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

人輔國侯卻胡侯

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尸尸音節下皆類此

鄯善都尉

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

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

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

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

仰音牛向反國出玉多葭草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

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洙出下依者俗名

爲胡桐洙言似眼候也可以汗金銀工匠皆用之洙俗語訛呼洙爲律檉音丑成反民隨畜牧逐水草有

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媼羌同初武帝

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

受其勞費
故厭苦也

前漢傳卷之四
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

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

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

及

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

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

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也

還

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

蘇林曰浩音昊

於是漢列亭

障至玉門矣樓蘭旣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

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

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

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

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

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

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將詣闕簿責王

師古曰以文簿責之簿音步戶反

對曰小國在大國間

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

歸國

師古曰以其言爲直

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

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

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

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

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

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

死故即遣質子還也

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

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

不還柰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

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

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

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又

後復

爲匈奴反間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

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

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賁金幣揚言以

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

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

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老是在漢者漢兵方至母敢動

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

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詎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

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

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

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

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
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師古曰填音務
反刃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營渠道
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
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
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
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
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

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小宛國王治扞零城

師古

曰扞音烏

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

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

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

道

師古曰辟讀曰辟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

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

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

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

阨陁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扞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

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
渠勒接辟南不當道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去長安
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
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
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
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師古曰闐音居言反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
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
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

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
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

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

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

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

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

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

鄭氏曰烏秣音鷄擎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直加

反急言之聲如鷄擎耳非正音也

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

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

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

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

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

累石爲室民接手飲

師古曰自高山下谿間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媛之爲

出小步

馬

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蹠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

有驢無

牛其西則有縣度

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

去陽關五千八

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

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

師古曰犍音鉅言反

去長安萬

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

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

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代反

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

國

師古曰言不土著也

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

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
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
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
同

侯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

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

子合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

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

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
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秣北與
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

衣服類烏

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

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

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

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

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

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

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

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

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

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以

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

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欒梓竹漆師古曰懷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

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

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

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

爲騎馬幕爲人面

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榮僞音

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

師古曰封牛項

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蜀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

珠璣珊瑚虎魄壁

流離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

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

它畜與諸國同自

武帝始通蜀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

勞數剽殺漢使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

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

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蜀賓殺其王

立陰末赴爲蜀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蜀賓

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

陰末赴鎖琅當德

師古曰琅當長鎖也

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

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

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

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

後卒畔逆

師古曰卒終也

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

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

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

國所以爲通厚繼夷慝使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

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慝音苦煩反比音頻寐反

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

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

師古曰鄉讀曰嚮

雖不附不能

危城郭

師古曰城郭也謂西域諸國也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

師古曰暴謂章索路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

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

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

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

衡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也刀斗解在李廣傳

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

以自贍

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飢次下並同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

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

乞

句無所得

師古曰句亦乞也音工大反

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

而不反

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

師古曰嘔

音一反

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

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

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行者

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

半阬谷盡靡非碎

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縻

人憤執不得相

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

師古

曰九州翼兖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

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

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罷弊所恃以事無用

師古曰罷讀曰皮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

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

至皮山也

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

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

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犁靬

條支接

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讀與驢同靬音鉅連反又鉅言反

行可百餘日乃至條

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

師古曰甕汲水餅也音於龍反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

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

善眩

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

安息長老傳聞條

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

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鵝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

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

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

云烏弋地暑熱莽平

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

其草木畜

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

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以鹿長尾一角者或爲

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首毛太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後覩也後音酸覩音倪拔音步葛反而亦類旁毛也音

而昔音人庸反

俗重妄殺

師古曰重難也三言其仁愛不妄殺也

其錢獨文爲人頭幕

爲騎馬以金銀飾杖

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去且亮反

絕遠漢使希至

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

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

兜城

蘇林曰
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

所有民俗與烏弋蜀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

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廣
志云大爵

頸又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
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嬌水商賈車舩行旁國書革旁

行為書記

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
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

武

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

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

師古曰
屬聯也

音之
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十四
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安息東則大月

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

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

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

安息同出一封橐駝

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

大

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

萬故彊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

本居敦煌祁連間至

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

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師古

曰解在張騫傳

都嬌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

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從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

師古曰同受節度也

有五詔侯

師古曰詔即倉字

一曰休密詔侯治

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

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詔侯治雙靡城去都護

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詔侯治護燥城

師古曰燥音藻

去都護五千九

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朐頓詔侯

師古曰朐音許乙反

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

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師古曰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

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師古曰侯皆屬大

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

闐城

師古曰闐音徒千反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

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

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

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

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

同俗東羈事匈奴

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率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

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

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候其險阻以自保固也

其後都護甘延

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
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
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
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
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
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
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

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

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

已乃飲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咼咼音徒濫反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故為無所省以夸

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

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

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

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

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

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

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

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

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

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爲重也

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

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

難王治蘇難城

師古曰難音下戒反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

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

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里去陽關八千二

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音庚

治窳匿城去都護

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五曰奧韃王

師古曰奧音於

六反韃音居言反

治奧韃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

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

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目宿

師古曰耆讀嗜

宛別

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孟康

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爲武

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

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

妄言

師古曰謂
言倖宛王

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

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

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旣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

善者名昧蔡爲宛王

師古曰昧音秣
蔡音千曷反

後歲餘宛貴人以

爲昧蔡調使我國遇屠

師古曰調
古詣字

相與共殺昧蔡立

母寡弟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

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

師古曰抵至也

求哥

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

師古曰風讀曰調

宛王蟬封與漢約歲

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

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

焉

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

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

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哭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

它兵器

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

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

不用爲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

月氏

師古曰困苦也

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

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

不敢留苦

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

及至漢使非出幣

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漢遠而漢多

財物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

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二千八十里

師古曰槐音回

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

鳥飛谷在蔥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

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

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

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

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

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休循也西北至

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

依葱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

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

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
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
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
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
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
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
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
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
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

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

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
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頰狀類獼猴

者本其種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

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大將二人侯三人

大夫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

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

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

松栟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榆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

師古

曰樹植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

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

奴

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師古曰言

纔羈縻屬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

之而已

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
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
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
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
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
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

禮

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

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

賜

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

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

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爲將

將衆萬餘騎別

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陁

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陁音子侯反

太

子蚤死

師古曰蚤古早字

謂昆莫曰必以岑陁爲太子昆莫

哀許之大祿怒廼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陁昆

莫與岑陁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

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旣致賜諭指曰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

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

師古曰遠音于

萬反

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

老國分不能專制廼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

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廼益重漢

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

南坻大宛月氏相屬不絕

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

烏孫於是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

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

師古曰入聘財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

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

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

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

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

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

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

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飲居常土思兮心

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

聞而憐之閒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閒

歲首謂每歲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尚公主公主

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

滅胡岑陁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陁代立岑陁者官

號也名軍須靡非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各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也 岑

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

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

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

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

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

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訃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昭帝時

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

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
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讀曰促

欲隔絕

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

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詡侯以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

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

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
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
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
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
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
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舊親也遣使者至
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
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
憂弟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

學烏孫言

師古曰
舍止也

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

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
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聞烏
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
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
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
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
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音未得安

師古曰
音

讀曰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

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
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
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
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
下師古曰不正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瘦會兵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
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
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
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
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

罵詈

師古曰粹持其頭音井元反

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

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

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

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胡侯俱去居北山中揚

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

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

燉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

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

泉涑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

欲通渠轉穀積居廬臺倉以討之初楚

主侍者馮嫪

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以爲名

能史書習事嘗持漢

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

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

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
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
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
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
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

師古曰言其尚幼少

焉夫人

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都
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
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
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代將樂大爲昆彌漢不許
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

故安定也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

代立

師古曰拊讀與撫同

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

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也

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

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殺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

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

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

詡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

師古曰勿入昆彌故中恐其相

擾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

小昆彌末振

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

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

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

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

詡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

爲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曰安日之子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誅末振將

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還音盤還賜爵關內

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詡侯難栖殺末振將

雖不拍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責大祿

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

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

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

兼并兩

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

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

哀帝元

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

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

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

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師古曰言或鎮撫或

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

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

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

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里南至子闐馬行十五
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
十里王莽時姑墨王承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今居此地田牧

因以爲名

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

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
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
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
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
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
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
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
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
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
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

師古曰
杆音烏

能鑄冶

有鉞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
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
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
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
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
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
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
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
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
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
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此
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

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

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

穀張掖酒泉

師古曰益多也

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

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

田一歲有積穀募

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

反就畜積為本業

師古曰畜讀曰蓄

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昌昌分

部行邊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

嚴敕大守都尉明烽火選士

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

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

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

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

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

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

迎漢軍

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

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

食漢軍

師古曰食讀曰飢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

以音師

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

彊者盡食

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

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

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廝音斯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

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

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與

遣貳師將軍

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

大夫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參以著龜不吉不行

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

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

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

諸大夫郎爲文學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

廼至郡屬國

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

爲欲以見彊

師古曰見顯示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曰

示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

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

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大史治星望氣及大卜

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

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輔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輔山山名也輔古金字

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

輔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

妄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

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

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

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

曰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

前漢書卷之六
日言死及被虜

略并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

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

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

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

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

爲況今大漢也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

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

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

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逢火之失亦上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今逢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

皆不集於

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

師古曰既不

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脩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秋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至此復脩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

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

來赴對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

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

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

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

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

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

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

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

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

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

合五萬人

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

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

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

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

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

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

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

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

師古曰琦音奇

留且一

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
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
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
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負渠城

師古曰負音于權反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
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
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

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
一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些音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
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
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

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
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
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王國治番渠類谷

師古曰
番音盤

去長安八千七百

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

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

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

師古曰咄
音丁忽反

去長安八千八百

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

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

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

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

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去長安八

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

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
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
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
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
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
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
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

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

戶

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派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

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者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

二百六十人武帝夫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

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

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

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

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

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

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卒始二年師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

武牙將軍及度遠將軍范明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

漢匈奴怒召其大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

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
大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
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

熹

師古曰熹
音許吏反

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

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
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
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曰罷兵歸渠犁
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
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
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

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隨漢軍後盜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
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意引兵北逢之匈奴
不敢前吉意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
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
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
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
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詔長安賞賜其厚每朝
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
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且皆曰車師地肥美

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

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

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

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單

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千

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

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竟反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

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

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

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

去吉廼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
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
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
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
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
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躬廣德
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賜
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
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
出五舩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

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

師古曰

音鉤以道當為柱置

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

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心不便也地又頗

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

姑句使證之不肖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

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陳

師古曰陳謂姑音子侯反

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

為都護司馬所殺今又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

寇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

赤水羌

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寢反

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

欽不以時救助唐堯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
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
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
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
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

單于遣使送

因請其罪

師古曰請免其罪也

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

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堯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
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鞬左將尸泥支謀曰

師古

曰觀音
丁奚反

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

穀芻芻道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

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

己校尉刁護聞之師古曰刁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

都護但欽在所埒婁成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多婁音樓置離人民知

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

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衆也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

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

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

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史終帶

取糧食司馬丞韓立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

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

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

即

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

師古曰示爲蓬火也

分

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

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

師古曰古然字

校尉

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

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

止

留戍已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

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

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尉師古曰

音賁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綦單于成立師古曰綦音力追反復

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

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

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

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者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

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廼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

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

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
人分爲數部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
犁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
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
殺其老弱兵還莽封欽爲劉胡子

鄧展曰劉音子師古
曰劉絕也音子反字本作劉

轉寫
誤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

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
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
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
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

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

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

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

而幕南無王庭適值文景立默養民五世天下殷

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

崖七郡

師古曰瑇瑁音妹代瑁音妹

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

師古

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

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史色白通兩頭

蒲梢

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馬音所交反

鉅

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

師古曰巨亦大

殊方異物

四面而至於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

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

名之落以隨珠和璧

師古曰落與絡同

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

玉几而處其中

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爲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爲斧形龍衣重衣也被音皮義反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

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卒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

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含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

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曜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今音踰陽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

觀之令

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

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因之

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

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

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

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

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

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

禹既就而序之

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
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
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
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
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
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
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
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
之矣亦何以尚茲

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曰

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
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列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

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贅引也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